



老生常谈

叶寿桢◎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生常谈



叶寿桢◎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生常谈 / 叶寿桢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034-4900-0

I. ①老…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484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特约编辑: 张 倩

版式设计: 童 青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策划制作: 钟书国际出版网

网 址: www.bookloverpress.com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5 字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80 元

文史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自序

树人中学是一所台胞捐资创办的私立中学，由市对台工作办公室主管。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市台办高薪聘请了市内各校的一些名教师来兼课。树人中学坐落在离市区三十多公里的旺垵乡，为了使这些教师既安心在原校工作，又能及时赶到树人中学来上课，除了把上课时间岔开外，学校还买了一辆面包车专门用于接送教师上下班。

这些兼课教师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不需要在树中评职称、评工资、评先进，因此他们之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加上市台办对大家都很客气，因此除了个别神志不清的人，大家在这里心情都很舒畅。因为融洽，乘校车上下班也就成了大家说说笑笑、海阔天空的快乐时光。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单位，在车上说过的话，就像窗外吹过的风一样，吹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绝不会留下什么得罪人的后患，因此车上的谈话都很随便、诙谐、风趣，没有一点点的虚伪和掩饰。

车上谈话的内容，无非是生活中的寻常琐事和一些流传甚广、妇孺皆知的笑话、寓言。因饶有趣味，笔者便偷闲把它辑录成文。所辑录的谈话是大家常谈的事，谈话的参与者又都是一些具有一二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从历史角度给教师划分阶级、阶层，教师从来就隶属于书生，所以辑录成文的小册子便取名为《老生常谈》。

记得有人说过，凡是有价值的话，第一个说出来的是天才，第二个重复的是庸才，第三个再去说的是蠢材。笔者去辑录这些大家说了又说的话，自然只能是蠢材中的蠢材！如果蠢材辑录成的这本《老生常谈》能给读者提供一点生活情趣，那笔者作为蠢材此生也总算做了一件有一点点用处的事情。

笔者辑录成文的不是什么作品，而是一片心意，负暄献曝，今以最真诚的热忱，奉献给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

叶寿桢

2014年1月30日

目 录

解不开的结	1
废物利用	7
天性	10
懒人	13
最佳距离	16
姆佩姆巴效应	20
谁欠谁	24
假话真不了	30
一点不吃亏	35
宴席奇闻	39
中榜	43
强中还有强中手	46

势利	51
秉性	58
拍马屁（一）	63
拍马屁（二）	66
老实人吃亏	70
不知所措	76
多了一点	80
少了点什么？	85
要实际一点	89
草包	93
贺寿	98
螃蟹文化和青蛙实验	102
春天不是读书天	107
阴差阳错	111
律己最难	116
说话的艺术	122
闲话无赖	128
天堂和地狱	133
钱财是身外之物？（一）	136
钱财是身外之物？（二）	143
不受管束可行吗？	148

古城会.....	153
糊涂.....	159
背时.....	164
不要太在意自己.....	169
报应.....	174
一块墓碑.....	182
世界对谁都公平.....	188
后记.....	193

解不开的结

校车沿着各停靠点在市内转了一圈，把上午有课的老师都接上车，今天虽是上课的第一天，但暑假仿佛已是十分遥远的过去。透过车窗望去，太阳还没有从高楼背后的云彩间探出头来，沿街之窗玻璃被朝霞映照得如同海市蜃楼，又如同一方方水云映漾的池塘，路边的绿树在晨风中轻轻摇曳，有人正睡眼惺忪地开启商店的铁卷门，点心摊前围着几个人在买早点，背着鼓凸凸书包的学生正使劲地蹬着自行车匆匆赶往学校……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一切又都带有一点早晨特有的迷惘和清新。

上车的人，谁也想不到在这辆车上会遇到这么多的熟人，有的是老同学，有的是过去共事过的老同事，有的则是在某次统考改卷会议上认识的，有人说地球太小了，看来确实如此！要不，这么多的老相识又怎么会这样凑巧都到同一个树人中学来打工？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大家都说这就是缘分。过去大家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隔校如隔山，有时一两年也碰不

上一面，即使偶然碰到，也都是来去匆匆，未能唠上几句，便又各奔东西。今天同坐一车，大家都觉得有很多的话要说，有很多的事要问，这特殊的缘分让车上的每个人都显得异常的兴奋和友善。

屈远涵老师退休后，好几所私人办的学校去请他，他都婉言谢绝，林雅琴老师和屈老师曾经是同事，过去受人之托也曾领着一所学校的校长去请过他，结果也是无功而返。今天她上车时见屈老师也坐在车中，心中便颇觉意外，在和大家互致问候之后，便问屈老师：“屈老师，怎么你也来了？”

“在家待久了，也想出来调节调节生活。”屈远涵老师回答。

“市内那么多的学校请你去，你都不去，这里离市区这么远，你怎么反倒来了？”林雅琴又问。

“这里山好、水好、环境清静，所以便来了。”智者爱山，仁者乐水，屈老师选择这里，确是符合他喜欢远离尘嚣的淡泊个性。

屈老师退休后，一直没有再出来工作，那是因为他觉得教书教厌了，不想再教。刚退休时，他在家看看书，养养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但没有多久，和他相濡以沫、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太婆便有点使他受不了：他养花，她抱怨花草滋生蚊蚋，摆着花盆占地方；他看书，她嫌他懒，说他家中什么事也不管，甚至把他借来读了一半的杂志，也放在旧报中当作废纸卖掉。他最烦的是她没完没了地说自己懒，为了表明自

己不懒，他便主动承担起一些家务活，可效果却适得其反：他去买菜，她不是抱怨买回的菜质差、价贵，便是埋怨他为什么不把菜洗好、切好等她来烧；他扫了地，她问他为什么不拿拖把去拖一下；他洗了碗，她又嫌他洗得不干净，并且把食橱里的盆碗统统翻出来重洗一次。要是那一天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她便一次又一次地拿起抹布东擦擦西拭拭，转过来，转过去，直到累得干不动了为止，自己干累了便又拿他出气，说他懒，说自己这辈子是在给他屈家当保姆……屈老师觉得这样下去，退休还不如不退休好，为了图个清静，他决定再去找点事做做，恰在此时，好几所新办的私立中学都需要教师，因树人中学所在的旺垵乡山清水秀，于是便应聘来到了树人中学。

坐在屈老师旁边的安伟民见屈老师膝上放着一只旅行袋，便拍着旅行袋问他：“你带这个来干什么？”

“是一顶蚊帐、一条被单和几件换洗衣服，我准备住在学校里。”屈老师回答。

“住在这里？老师母不会有意见？”林雅琴和安伟民几乎是同时发问。

“不会的，她也建议我出来换换空气。”屈老师不愿家丑外扬，便搪塞着回答。

车上的人三三两两都在述说、交流着各自和一些熟人、朋友的情况。坐在过道旁边的陈老师听屈老师这么说，便颇有感慨地插进来说：“你老师母真贤德！要是我那位，又会说我扔下

家里的事不管了。”

“那要看你能不能出来，要是你家里还有一些事非你去干不可，那你出来了她怎么会没意见？”安伟民平心而论。

“什么叫可，什么叫不可？你和她怎么讲得清楚？前天我儿子和她顶了几句，她就拿我出气，说都是我陈家的种！我被她说恼了回了她一句：‘你骂老二就骂老二好了，又何必把什么陈家扯进去？’谁知只这么一句话，她竟又是抹泪，又是骂人，整整折腾了一夜！”陈老师越说越激动，显得十分的委屈，“相处都几十年了，还是这副老样子，真叫人不知如何侍候是好！”

“女人就是这样！闹起来就没个完。”坐在前排的易可群也颇有同感，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理她。”

“你说起来轻巧！要是你老婆闹起来，你敢？”安伟民知道易可群有点惧内，便挑逗着问他。

“这倒是真的！说真的，每逢她情绪不好，我也怕她三分。”

除了几位女教师，车上的男同胞几乎都有同感：天下唯小人和女子难养也。见易可群承认惧内，留雅便讲了一则笑话，他说：“怪不得，有一个男人和妻子拌嘴，见妻子发怒便钻进了床下，妻子反拿着笤帚敲着地板要他出来，他却在床下拍着胸脯，壮着胆子叫嚷：‘大丈夫男子汉今天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留雅自己不笑，却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安伟民见大家发笑，也讲了一则惧内的故事：

据说有一个地方的男人都怕老婆，虽也有人抗争过，但每

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日，一有识之士见四周没有女人，便对几个聚在一起的男人们说：“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要叫这些娘儿们老实一点，首先我们得团结起来，大家互相声援，一群男人去对付一个女人，看这些娘儿们还能嚣张到什么程度？”大家都说他说得有理，但谁也不敢带头，想来想去，大家都以为地方上数老王勇敢，一次气不过，老王曾当着老婆的面摔过盆碗，掀翻过桌子，虽然后来也跪在他老婆跟前求饶，但这在地方上毕竟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他为地方上的爷儿们也着实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他们去找老王，经过秘密串联，几个胆大的男人——当然也包括老王——就约定某月某日在郊外一座人迹罕至的破庙内开会，商讨有关事宜。

开会那天，为了以防万一，就派一人在庙外望风。会议一开始，大家一致推选老王主持会议——老王最勇敢，这是众望所归！第一项议程：组织该取个什么名称？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应简单一点，干脆就叫“不怕老婆委员会”好了——老王自然就是委员会的主席。在讨论第二项组织章程时，望风的人突然跑进来，面如土色，结结巴巴地说某某人老婆来了，大家一听，躲门后的躲门后，钻桌下的钻桌下。过了半晌，见没有动静，先是有胆大地探出头来，接着便一个一个爬了出来。大家在惊魂未定之际，见老王仍端坐主席位置，眼睛瞪着前方，手做劈斩之势。大家都佩服老王勇敢，说选他当主席一点不错。谁知往前一摸，老王早已冰冷僵直。

“讲死话!”对于安伟民的绝妙夸张，陈老师笑着给他下了按语，笑声中，他早已忘记了先前的烦恼，屈老师似乎也捡回失落了许久的舒心和愉悦。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易安居士说双溪的舴艋舟，连多了一点愁都载不动，可我们的校车坐了十几个人，却显得十分的轻快，大家说说笑笑，意犹未尽，它却已驶进了学校的大门。

废物利用

“阿欢，人都坐满了，怎么还不开车？”易可群问司机江欢。

“还差一个刘老师。”阿欢回答。

“刘老师怎么搞的？下课铃打过这么久了，怎么还不来？”易可群等得不耐烦，发起了牢骚。

“老刘下课时叫我告诉阿欢等他一下，说完就往厕所里跑，大概是在大便。”屈远涵老师代阿欢回答。

正说话间，刘老师满身粉笔粉，拎着也沾满粉笔粉的装书的公文包赶了过来，屈老见他上车，便问他：“闹肚子了？”

“昨晚一家人上饭摊去吃，大概是吃到了脏东西。”刘老师一边说，一边挤着坐下。

“阿欢，今天开快一点！要是路上老刘再拉，就不好办了。”安伟民假装正经，说得大家都笑了。

“到店里吃我都不去，你们怎么会上饭摊去吃？一次我在一饭摊看他们洗碗，先把用过的盆碗泡在一只大木盆里，然后捞起来一抹就算完事，木盆里的水都已混浊、肮脏不堪，他们照

样把盆碗往木盆里放，照样拿起来一抹便送去盛饭菜给客人吃，看了都让人觉得恶心！所以外面的酒宴即使再丰盛，我也决不会去凑热闹。”屈远涵老师就是学校里聚餐也都不去，这大概就是他不去的原因。

“饭摊上不卫生，大酒店里会好一点。”易可群说。

“不要说了，一次我和十几个老同学在一大酒店聚餐，第二天七八个人腹泻不止，不得不往医院里去挂盐水，负责联系的同学打电话质问店方，店方蛮不讲理，说他们店里卫生是绝对有保证的，说我们是无理取闹，当该同学要求店方来了解了解这腹泻的七八个人时，店方竟将电话挂了。幸而我们同学中有一人的儿子在工商局工作，当这位同学的儿子以工商局名义给店里打电话询问情况时，店里才承认可能是螃蟹不怎么新鲜导致的，表示要给消费者退款，并赶着来向这些腹泻的同学道歉——大酒店里的卫生，也未见得。”林雅琴插话。

张老师见林雅琴这么说，也接着说：“在外面吃，吃坏肚子倒还是小事，要是传染上肝炎，那可就麻烦了！”

“我家一邻居在工商局工作，每天都有人请他，有时甚至有好几个地方同时请他去吃，一年之中，他几乎没有在家吃过中、晚饭。今年春天乙肝复发住院，我去看他时，他怕转成慢性肝炎、肝癌，说治好后再也不在外面吃了，可现在好了，却又天天在外面吃！他老婆骂他，他说推不了。”为了佐证张老师的话，屈老师讲了他邻居家的事。

“在工商局、税务所、城管处工作，就是在电视台当记者，

只要有一点权，请的人就可多了，你请他，他还不一定肯赏脸！就是他肯来，你也得提前几天和他预约好时间，否则到时候，他又会被别人拉走。”

“什么工商局、税务所，只要在单位里有一点实权，又哪一个领导会没有人请他？”

“要不现在开了那么多的高级饭店、宾馆，又怎么会有生意？”

车上议论纷纷，留雅问大家看过《读者》上的一则经理打针的笑话没有，大家都说没有，于是就讲了起来：

有一公司经理，出身贫寒，从小节俭惯了，每逢有人请他在高级饭店和宾馆吃饭，他总舍不得把那些印有红色迎送句子供宾客擦嘴、拭手的餐巾扔掉。日积月累，家里的餐巾越来越多，经理的妻子也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她见这么多餐巾派不了用场，就抽空利用这些餐巾给经理拼缝了几条裤衩。

一次经理患重感冒发烧，护士上门来打针，护士做好准备后，叫他脱裤，把屁股朝上，他一拉下裤子，谁知裤衩上赫然印着“欢迎光临”四个红色大字，护士看了忍俊不禁。第二天护士去打针，护士心想，今天又该是“欢迎光临”了，谁知一拉下外裤，裤衩上印的却是“味道好不好？”的问句，护士看了怪不好意思。第三天去，护士想打完针就走，谁知经理一拉下外裤，裤衩上竟印着“欢迎下次再来”六个大字，而且句子后面还打着重重的一个惊叹号。